



秋天來，桂花開。

偏愛秋天的理由之一

喜歡秋天的若干個理由之一，便是南方街頭巷尾忽隱忽現的桂花香，是令人安神又愉悅的味道。它不張揚，不奪目，卻用一縷縷清香輕輕喚醒整個秋天的靈魂。桂花是屬於記憶的花。它的香氣不濃烈，卻極具穿透力。微風吹過，氣息便從巷口飄進心底，像一場無聲的問候，讓人心神安寧。夜色裏，路燈下的小樹悄悄抖落金黃的花瓣，落在肩頭，落在髮梢，也落進了歲月的詩行。那香氣似乎能把浮躁鎮住，把時間放慢，讓人暫時忘記塵世的喧囂。

秋日的桂花不只供人觀賞，更被南方人幻化成一種生活的詩意。桂花蜜，是秋天最甜的禮物，晶瑩的蜜裏浸着細碎的花瓣，一勺入口，滿嘴芬芳；桂花茶，香氣氤氳，入口清雅，飲後齒頰留香；桂花糕則是舌尖上的柔情，香氣與糯米交融，帶着淡淡的回甘；若在拿鐵裏撒上一層，竟能將咖啡的濃郁變調。甚至連桂花精油與香薰，也被人珍藏，用以驅散焦慮與疲倦，讓居室充滿安然的氣息。桂花，成了秋天最溫柔的信使。桂花含有揮發油、黃酮類與多種氨基酸，具有潤肺止咳、理氣開胃、緩解疲勞的功效。

也許正因如此，人們總說桂花是「秋的灵魂」。它不像春花那樣爭艷，不似夏花那樣熱烈，卻以低調的姿態守護着季節的深情。那一抹香，似遠似近，像歲月裏的一句輕語，讓人不禁駐足，閉眼深吸——原來幸福，有時不過是一場桂花香。

在這樣的季節裏，當我走在被香氣包圍的街巷，總會想：倘若秋天有味道，那必定是桂花的味道——安神、愉悅，又帶着一絲不捨的溫柔。它提醒我們，生活的美好，往往藏在最細微的氣息裏。



學習的秘訣

你上學時是否曾因課程無聊打瞌睡？為什麼有的老師能吸引學生，讓他們上課專心致志、興趣盎然？美國心理學和神經科學家Mary-Helen Immordino-Yang在研究中發現，學習效果不但取決於認知能力，而且和情感、態度有關。當學生覺得好奇、興奮時，他們會發揮主觀能动性，積極搜尋、汲取知識。反之，滿堂灌的教學方式往往事倍功半。

從教二十多年，以上發現對我是老生常談。但有意思的是，Immordino-Yang指出促進學習效果的秘訣在引導學生「透過現象看本質」。她認為學生不該僅僅滿足於完成課程要求的具體任務和功課、考試，還要培養「超越性思考」，跳出課程內容思考抽象層面的倫理和意義，在「知其然」後探索「所以然」，還要把知識運用到實踐中。如，目睹犯罪行為後分析什麼原因造成了社區的衰落，運用代數知識幫助貧困社區居民制訂財務計劃等。科學檢測發現，當學生從事此類超越性思考時，大腦皮層因創傷遭到磨損的部分會修復、增厚，可見將實體性和精神性思維結合的超越性思考能增強心理、腦力的韌性，促進人的成長。

她認為當前美國教育系統本末倒置，往學生腦子裏填充乾巴巴的知識點，卻不解釋為何學習、知識對學生和社會有什麼用。學生學習像松鼠往土裏埋堅果，過後即忘。而且，傳統教學大綱列舉的「學習目標」大多只見樹木、不見森林，把學習作為最終目的而不是促進成長的手段。她的批評當然蘊含真知灼見，並非空穴來風。但在「數據王道」，強調標準化考試、量化考核標準的當前大氛圍下，恐怕會曲高和寡，不受家長、社會待見。



國慶假期，在鳳凰古城老街讀到介紹歇後語的牆報，上列百餘條。有的平平無奇，如「王小二過年——一年有如一年」「老虎的屁股——摸不得」，只是「有」字代替了常見的「不」，合乎方言罷了；有的鄉趣盎然，如「滿盤的田螺——盡是腦殼」「塘裏無魚——蝦子貴」，透出水鄉氣息；又如「水漫跳岩——有得過」，見識過沱江裏的「跳岩」，自解其義。

有一些需要註解，如「沙灣保長——呷了再講」，網上釋讀：舊時

「要創造一個令人難忘的畫面並不容易。藝術是透過藝術家的敏銳感受而誕生的，同時還需要他所具備的抱負、智慧、好奇心與內在方向。」普普藝術家理查·漢彌頓(Richard Hamilton)曾這樣說。我想，要創造一個「令人難忘的家」，道理也是如此。

一個真正能讓人記得的家，並不是昂貴裝修的結果，而是那些因個人而生的細節。書架上擺着自己喜歡的電影DVD，冰箱上貼着朋友寫的小紙條，牆角有一張演唱會留下的票。這些東西，看起來微不足道，卻是關

於「我」的線索。理查·漢彌頓的拼貼作品《究竟是什麼令今天的家如此不同，如此吸引？》也像提醒我們這回事：我們的家，由我們的愛好、慾望與想像砌成。這幅作品誕生於戰後，那時社會仍在重建，物資稀缺，人們對即將迎來的生活充滿嚮往。漢彌頓剪下雜誌裏的圖片，組成一個充滿「現代感」的客廳：電視機、罐頭火腿、地毯、漫畫、太空照片等等。一切閃閃發亮，充滿物質的誘惑。這幅拼貼，成為了普普藝術的起

點，同時指向了人類對幸福家居的幻想。整個空間的物品，都在宣告一種新的信仰：消費，即幸福。這個家，不是庇護所，而是以產品堆砌的舞台。

從此，漢彌頓以一種微妙的幽默，把「理想家居」變成一場戲。錄音機、真空吸塵器、汽車標誌，它們本是「現代化便利」的象徵，但當它們同時出現於一間房裏，卻又有一種擁擠的荒謬感。這間「完美的家」幾乎讓「人」無處安放自己。這是一種過度消費、過度甜膩的壓迫感，在幸福的表面下，藏着焦慮。

有時在坊間聽到某些成年人爭辯教育或家庭問題，總有人會說：「你沒有子女，哪有資格批評我如何當家長？」我覺得這是一個弔詭的議題，因為任何人都是別人的子女，即使自己沒有成為他人的父母，都應該能夠體會父母對子女的愛心。由是，每個人都有責任關心和教導下一代的年輕人。觀賞香港話劇團製作的法國翻譯劇《兒子》之後，我產生了如此強烈感覺。

故事圍繞一個法國中產家庭展開。Pierre與前任太太Anne離婚後

另結新歡Sofia並育有一個嬰兒；Pierre留下十七歲的兒子Nicolas與母親Anne同住，但是Nicolas的性格出現問題。《兒子》的劇本結構其實十分平凡，編劇沒有塑造曲折離奇的情節，集中鋪排及處理各家庭成員的關係。然而，全劇的波瀾暗湧就發生在日常不起眼的生活細節……

《兒子》述說的是典型現代西方社會的家庭崩解狀態。全劇出現次數最多的台詞就是「我哋傾吓啦。」表面上要作出交流溝通，但父子關係其實藏着深層隔閡。Pierre與Anne都

正在華沙進行得如火如荼的第十九屆國際蕭邦鋼琴大賽，一直公認為波蘭的音樂盛事。上月波蘭音符也奏響香江，與本地中樂絲弦合奏新編章(附圖)。

九月六日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行一場名為《偶遇》的室內樂演奏，其源起正是不折不扣的偶遇。據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霍啟剛在節目單撰文，去年首屆香港演藝博覽會，其間一位波蘭代表遇上售罄的香港中樂團音樂會，準備離場之際，巧遇樂團行政總監，促成一年後的演出。

音樂會首先由香港中樂團「絲弦五重奏」選演陸尉俊創作《寧胡關氏

王昭君》的首、次樂章，其中根據古曲《昭君怨》、《塞上曲》而編寫的高胡獨奏，由黃心浩奏出離鄉愁思，哀怨動人。接着波蘭大提琴四重奏選奏本國作曲家的五首作品，包括Kazimierz Witek的《狂想曲》，以及三首改編自蕭邦的鋼琴曲，包括第四前

平日赤小豆，多用於湯水，煲粉葛、土茯苓，配蓮藕、豬脷，健體之餘，能喝出家常的味道。談到煮豆，元代《居家必用事類全集》記「大豆方」一條，專「治老人水氣腫滿，手足俱脹，心煩，滿悶，無力」，材料有大豆、白朮和鯉魚肉，「以水和煮，令豆爛熟，空心常食之，魚豆飲其汁，尤佳。」古稱「大豆」，多指「黃豆」，黃豆、白朮、魚肉水煮，豆爛湯成，湯連豆、肉同吃，效果最好。古方選用鯉魚肉，因有利水消腫的功效，現時改用鯽魚，功效相類，食材更易購得，用黃豆攪鯽魚，或煮成湯，皆好。

明代《古今醫統大全》記錄治濕的食療方，詳說：「煮赤小豆，食一日，禁飲食。服豆與湯，即通利而濕去。」找一天只吃煮過赤小豆，飲用赤小豆水，能有效疏通腸胃和祛濕，周末實行，不甚困難。

當地某保長辦事先要吃席，吃時，若提及請託之事，他立即說：「呷(吃)了再講，呷了再講。」還有一些，如「楊保成扯牙齒——莫談國事」「王一書的酒席——好的在後頭」，詢之人工智能軟件，它「深度思考」後，或無言以對或答非所問。以常理揣測，楊保成、王一書是當地「名人」，其言行或事跡產生過轟動效應，被編成歇後語，如今事已不傳，人卻以此另類方式「青史留名」。

歇後語是語言遊戲，常用諧音、比喻、誇張等手法，前後兩語，互相

呼應，蘊含着幽默調侃或時下網友所謂「陰陽」，包含大量地方性知識，藏着地方文化基因，置於其滋長之文化環境中才能解讀，前舉鳳凰的歇後語，如有世居該地之老輩人指點，料可得釋。

想起我老家塘樓古鎮的歇後語與此類似，如「塘樓街面下雨——淋不着」，老家土語「淋」與「輪」同音，諧音「輪不着」。為什麼「淋」不着呢？因為舊時塘樓古鎮街面廊樓四通八達，曲回相連，人行其中，縱下雨亦不濕身。當然，這些廊樓十去

其九，僅剩幾處，殘斷不堪，雨中之遊，早成空想，就像鳳凰古鎮的老住戶大部分已搬走，在老街演繹出售「古意」者對當地歷史知之不多，對牆上的歇後語，他們與遊客一樣陌生，更不用說破解其中秘史了。

(鳳凰古城遊記之一)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知見錄 胡一峰

普通讀者 米哈

文藝中年 輕羽

樂活 潘少

墟里 葉歌

古聞港食 蕭欣浩

大川集 利貞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難解的歇後語

其九，僅剩幾處，殘斷不堪，雨中之遊，早成空想，就像鳳凰古鎮的老住戶大部分已搬走，在老街演繹出售「古意」者對當地歷史知之不多，對牆上的歇後語，他們與遊客一樣陌生，更不用說破解其中秘史了。

(鳳凰古城遊記之一)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知見錄 胡一峰

普通讀者 米哈

文藝中年 輕羽

樂活 潘少

墟里 葉歌

古聞港食 蕭欣浩

大川集 利貞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令自己難忘的家(上)

於「我」的線索。理查·漢彌頓的拼貼作品《究竟是什麼令今天的家如此不同，如此吸引？》也像提醒我們這回事：我們的家，由我們的愛好、慾望與想像砌成。這幅作品誕生於戰後，那時社會仍在重建，物資稀缺，人們對即將迎來的生活充滿嚮往。漢彌頓剪下雜誌裏的圖片，組成一個充滿「現代感」的客廳：電視機、罐頭火腿、地毯、漫畫、太空照片等等。一切閃閃發亮，充滿物質的誘惑。這幅拼貼，成為了普普藝術的起

點，同時指向了人類對幸福家居的幻想。整個空間的物品，都在宣告一種新的信仰：消費，即幸福。這個家，不是庇護所，而是以產品堆砌的舞台。

從此，漢彌頓以一種微妙的幽默，把「理想家居」變成一場戲。錄音機、真空吸塵器、汽車標誌，它們本是「現代化便利」的象徵，但當它們同時出現於一間房裏，卻又有一種擁擠的荒謬感。這間「完美的家」幾乎讓「人」無處安放自己。這是一種過度消費、過度甜膩的壓迫感，在幸福的表面下，藏着焦慮。

《兒子》

關心親生兒子的個性問題，但從沒有深入理解兒子的內心世界，也不願意交給專家(醫護人員)協助，全劇終結為一場悲劇。劇本細緻之處在於沒有出場的角色，即是Pierre曾經多次提及其已逝父親。就像是世代輪迴，Pierre的父親沒有關心兒子，Pierre作為父親亦沒有真正了解兒子Nicolas。

香港話劇團於大會堂劇院的粵語版本演出流暢，但仍然出現少量的濃烈翻譯味道，例如角色說「我以你為榮！」大概跳出了慣常的粵語口語。

偶遇的音符

奏曲和降D大調圓舞曲。該四重奏二〇一一年成立，各人輪流主奏、和奏，渾然成為一體。大提琴低沉的音色，表達悲傷情緒尤其奏效，四把合奏用在蕭邦葬禮的E小調前奏曲效果彰顯。

接着兩首世界首演，俱為四把大提琴和中樂五重奏組成的九重奏創作。首先是波蘭作曲家Tomasz Skweres的《倉頡》，巧妙以大提琴奏出倉頡造字的氛圍，張瑩獨奏調低四分一音的琵琶幾乎遊走全曲，配以高胡滑音、大提琴長音等音效，描繪傳說中的過程。

伍卓賢的《遠山》以二胡代替高

胡，其餘配器不變，樂曲由大提琴四重奏開始，然後中阮輕輕彈撥，接着箏、揚琴、琵琶一一加入，最後二胡拉奏悅耳的旋律，第一大提琴和應，標誌中西和諧對話。

據聞音樂會明年將在華沙重演，期待波蘭聽眾的反應是否與香港一樣亢奮。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樂問集 周光秦

大川集 利貞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《風林火山》

《風林火山》，在讓我失望方面，並沒有讓我失望。

它甚至沒做到身為一部電影最基本的擔當：講好一個故事。敘事支離破碎到令人咋舌，以至於那些驚艷的美術與攝影，不過是金玉其外的包裝，內裏仍是經不起推敲的一團敗絮。

有網友為電影挽尊，說原本是一個八小時長的故事，因為遷就兩小時的篇幅作出了大量刪減，才令故事不完整。難道導演拍之前是不知道會上院線嗎？歸根結底，仍是對劇本掌控力不足，剪輯進退失據。這「鍋」，導演不背，誰背？

整部電影從氣質上就透着一股「硬裝」的彆扭。高情商說是風格強烈，低情商講就是從頭「Chok」到尾，故作姿態，卻無實質。導演顯然把力氣全花在畫面的雕琢上，每一幀都彷彿在

說：「你看，多美。」但美則美矣，故事的邏輯與人物的動機卻漏洞百出，如紙糊的城樓，一推即倒。與其說這是電影，不如說是一本動態的藝術寫真——有形無魂，有鏡頭無敘事。或許導演太愛自己眼中的「意境」，卻忘了觀眾要的不過是一個可信的故事。當形式大於內容，風格淹沒敘事，再美的畫面，也終究是電影的囚籠而非翅膀。

看完《風林火山》，我最想做的是重溫二〇一三年的電影《殭屍》，那才是我愛的Juno，我愛的港產片。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大川集 利貞

逢周一、三見報